



## 张謇的绿水青山情结

□嘉玺

南公园,位于南濠河北侧,清溪环绕,花木葱茏。总面积1.56公顷。公园内的建筑倚水而造,相向而立,东为与众堂,西为千龄观。有诗云:“公园好,缥缈望南园,一片风绮何浩浩,南山飞翠落樽前,天水荡无边……”与众堂庄重雍容,为当时南通名流聚会议政议事之处。堂中央有张謇书写的楹联,两旁排放着南通各界及中外人士到通参观时捐助公益慈善事业的款项碑。千龄观古典雅雅,为五开间大楼,张謇曾多次在这里会见来通的中外著名人士。该园园路架设半圆形竹棚,两侧除种植垂柳外,且栽藤花绕于竹棚上,春夏之交,叶放花开,人行其中,芳香扑鼻。

**建五公园**  
濠河独具城抱水、水抱城、城水一体的自然格局,汇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身。民国初年,城西南濠河水面虽然较为宽阔,但整体上还处于半芜状态,芦柴丛生,有损市容,与新开辟的模范路(今濠南路)、桃坞路周边景观很不相称。张謇决定根据其地域特点,花费5年时间傍河兴建东、西、南、北、中五个公园,从民国元年至5年(1912—1916年)五公园相继建成。此后濠河及周边颜值大为提升,受到旅通中外人士高度赞赏。时有歌曰:“城濠积浮醴,有园而五公复公,曰南北,曰东西,四方回拱应手中,四时佳日游人众。”

北公园居于五公园之首,总面积2.4公顷。位于中濠河北侧,景物清幽,回绝尘俗。有诗云:“公园好,第一北公园,浅草平铺沙粒粒,青松夹道影圆圆,笑语水边喧……”公园建筑系西式连房复式,小巧玲珑,格式典雅。园内设置弹子间,辟网球场。网球场后有木桥,称“公园第一桥”。沿桥起步数尺,便到了万流亭,此亭四面环水,呈八角形,半拱飞檐,上下两层。在万流亭旁停泊一小舟,名“苏来舫”。楼下有垂柳、国槐、桃树、杏树等大小树木百余株。

中公园,总面积1.45公顷,四面环水,居于东南西北四公园之中,有诗曰:“公园好,最好是中央,漠漠四周云水裏,参差几处露红墙,隔岸遥相望,齐拍手,今日喜非常……”园内,一座大楼迎面而立,楼下为“且戎堂”,堂内设各种棋具和乒乓球桌。另建魁星楼,正厅置有魁星塑像,左为奎南,右为奎北,两室皆陈列古碑字帖及佛经,供游人观赏。园内有垂柳、棕、柏、松等树木数十株。

秋千,争惜艳阳天。”东公园内垂柳、桃李环绕四周,暑期市民尤喜到此纳凉。

### 五山造林

五山原为大海中的岛屿,随长江三角洲的形成逐渐进入长江,北宋天圣九年(1031年)始山麓涨沙,五山陆续与陆地衔接,狼山首先与陆地相连。清康熙年间,军山最后登陆。狼山居五山之中,海拔106.94米,投影面积18.34公顷;马鞍山海拔50.3米,投影面积8.26公顷;黄泥山海拔30.74米,投影面积2.37公顷;剑山海拔87.33米,投影面积12.54公顷;军山海拔118米,投影面积26.1公顷。5座山峰临江屹立,呈弧形排列,绵延3.6公里。

狼山经过历代的修筑与种植,特别是张謇时代的大面积人工造林,形成了独特的风景,被喻为镶嵌在扬子江畔的五颗绿色翡翠。

张謇对森林保护、植树造林极为重视,1914年担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时,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关于森林的独立法律《森林法》,并由《政府公报》颁布。这部法律规划在黄河、长江、珠江上游地区营造“保安林”,目的是“预防水患”、“涵养水源”、改善公共卫生、保护“航行目标”、“利便渔业”、“防蔽风沙”等,促进水利的治理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张謇在狼山一带先后开展了长达20多年的植树造林活动,建立了大型苗圃基地供应树苗,并在1914年建立了“五山森林事务所”,开展林业生产研究工作。狼山苗圃基地有紫叶李、香橼、木槿、女贞、蚊母、柿子树、枇杷、龙柏、雪松、花柏、蜡梅、夹子桃、海桐球、桃叶珊瑚、黄金桉、柳树、盘槐、青枫、樱花、大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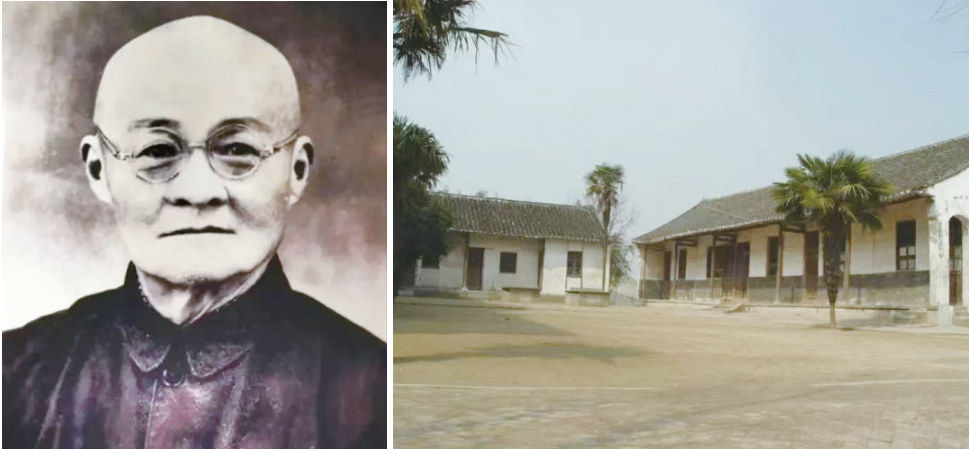
黄杨球、石榴、银杏、梔子花、火棘、迎春、丁香、紫薇、剑麻等数十种苗木,有蜡梅、中叶罗汉松、五针松、红继木枯桩、榆梅枯桩、加罗木、六月雪、白兰花、橡皮树、南阳杉、蟹爪兰、棕竹、木兰、君子兰、茶花、朱顶红、杜鹃、铁树、石榴桩、南天竹、绣球松、茶梅等数百盆盆景。1922年,张謇自选了距狼山3公里处的一块宝地,作为自己未来的墓园。1923年开始建园,初建园时主要栽植有大龙柏、爬地柏、雪松、台湾杉、瓔珞柏、香樟、池杉、猴臂柳杉等名贵树木,这些树木大多由海内外朋友和张謇亲友所赠。

护林与植林同样重要。为了保护狼五山森林,张謇通过《通海新报》发出了《禁止攀折林木启》,宣布将对破坏树木行为进行惩罚,并设立“森林警区”,切实加强对树木的保护与管理。张謇还曾想设立“森林警察”,后因经费等诸多原因未能实现。

### 城市绿化

张謇还非常重视城市绿化。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着南通第一条公路——港闸路的修筑,南通开始了街道绿化。后来城山路、城闸路以及城区模范马路(即现在的濠南路)、桃坞路建成,这些主要道路在张謇的倡导下都栽有枫杨、垂柳、法桐、国槐、青桐等行道树。

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和农校的师生中倡导种树,在狼山建立了苗圃基地,供应树苗。他还十分关注封山育林、涵养水源、护岸治污、治理水患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狼山江岸水系改造,倡导成立南通保坍会。这些举措不仅绿化、美化了城市,还在有效阻隔工业烟尘污染、防尘、提高空气清新度、调节温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了百姓生活的舒适指数。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通城的人口即达到133000余人。



## 古沙琴事钩沉

□李子安

通州为本地历史之旧名,和静海、崇州等一样,都可作为整个南通地区的代称。但本文所涉之琴人轶事仅与今天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南通市通州区相关,并不包括市区及其他县区。受地理因素影响,长江入海口北翼曾存在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沙洲,通州金沙即为其一。金沙旧名古沙,嘉庆《两淮通州金沙场志》(以下简称《场志》)载有“罩微观雨”“北寺双林”等“古沙八景名迹”。至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取“披沙拣金”之义,始名金沙。历史上的金沙地处边陲,州人多以煮盐为业。经历代先民垦荒发展,明清时渐成集镇,始有人文蔚兴,弦歌不辍。上图左起:刘嵩樵、朱汇森、吴浦云、三余江谦耕读处。

### (一)

乾嘉年间,金沙张克歧、张克谦昆仲,与流寓此地的刘名芳、张廷圭、程文光等在南山翠微楼结为诗社,海门丁有煜、如皋江片石亦参与其中,一时间名流荟萃,吟声迭起。同人唱和所作数十篇诗作,因被收录于《场志》,而得以流传至今。其中一首名为《王子春初游毓秀山》:

肩舆一路趁朝暾,十载人重谒古祠。客自有情悲惠远(谓碧公禅师),琴于何处访钟期(昔年谢伊君,袁认斋诸子曾结琴社于此)。初晴雪影含荒迳,傍午茶烟出短篱。他日或来春正好,杏花香应吐枝枝。

毓秀山在古金沙西离场三里,由邑人张寓及其次子张九泽先后施田十二亩,于天启年间坐土而成。其上建有大圣行宫(毁于“文革”),“圣像威严,殿宇耸翠,百卉芬芳”,乃“一境之钜观”。乾隆五十七年,张克谦临毓秀山“重谒古祠”,不由得想起十年共游此地的碧公禅师。惜斯人已逝,口占一绝追忆故友,用典“高山流水”,本是平常不过,但张克谦随手所作小注却为本地琴史保留了一则珍贵的信息。

注曰:“昔年谢伊君、袁认斋诸子曾结琴社于此。”这说明至少在乾隆年间,金沙已有琴人活动,并结为社团,彼此交流。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应该是通州甚至整个南通地区最早的琴人结社之记录。可惜的是,无论是谢伊君、袁认斋,还是他们所创建的琴社,都无法找到更多与之相关的信息。

不过,如同今日人仍将早被移平的毓秀山附近的一条马路命之以山名,当年“绿树浓荫、清泉环抱”间的悠悠声,同样隐作草蛇灰线,虽藏之史海一隅,却伏延千里,连接古今。

### (二)

南通一地素有琴学传统,康熙年间的徐常遇(著《响山堂琴谱》)及其三子(徐周臣、徐璣臣、徐晋臣,合著《澄鉴堂琴谱》)、徐祺(著《五知斋琴谱》)皆可称一代宗师。不过由于历史上本地区曾属扬州管辖,故不少人都将他们归于广陵一脉。从谢、袁二君所处的时代来看,他们的琴学渊源大概率也不出其外。

随着清末琴僧云闲(如皋人,著《枯木禅琴谱》)及其留在如皋的传人相继逝,已在本地延续数百年的广陵派日渐式微,以徐立孙、邵大苏等为代表的梅庵琴人则继踵而起,影响遍及南通城区及周边县市,通州亦不例外。严晓星先生所著《梅庵琴人传》中,专文介绍的通州琴人即有四位(此书撰写之际,刘赤城先生尚在,故未单独立传,仅在介绍其父刘嵩樵时附带提及),简略介绍如下:

1.刘嵩樵(1904—1997)  
刘嵩樵,名毅,字子柔,号嵩樵,又作松樵,又号白鹤山人,通州刘桥人。1951年至1958年间,刘嵩樵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时,受堂兄刘浩然影响,学琴于徐立孙。1980年,南通梅庵琴社复社,被聘为顾问。琴之外,尤善丹青,被南通书画院聘为画师。藏琴“潮音”“沧海龙吟”“一天秋”等。子刘赤诚(1938—2019)承父志,于1958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古琴专业,是当代琴坛较有影响力的琴家之一。

2.王旭初(1908—1988)  
王旭初,名阳,以字行,通州袁灶人。青年时即喜爱国乐,上世纪50年代任职于南通师范,与徐立孙是同事,并随其习古琴。

3.朱汇森(1911—2006)  
朱汇森,字仲蔚,通州石港人,青年时曾随徐立孙学琴。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后来来到台湾,朱汇森都在教育系统工作,

曾任台湾“教育部部长”。编著有《社会教育学》,与人合著有《自胜者强》,主编有《警政资料》《政府接收台湾史料汇编》,参与编纂《中华民国史事纪要》。2001年,出席台北南通同乡会,仍能弹奏《秋风词》。

4.王建白(1919—2008)  
王建白,原名王朝荣,通州姜灶人。1936年就读于南通师范学校师范部,师从徐立孙学古琴与琵琶。20世纪60年代初,任扬州专区文教局局长,对当地琴人及古琴事业发展多有支持。1984年,广陵琴社复社,王建白是成员之一。

此外,《通州历史文化概览》还记录了一位梅庵琴人,就是张季雍(1905—1969)。张季雍是通州东灶张广和(泰)南货店家的长子,毕业于上海政法大学法系,青年时学琴于徐立孙处。南通沦陷期间,通州的精进中学因受日军侵扰,校址一度更迁,历余西、东灶、三余等地。徐立孙曾任教其中,并避居于张家。

另有四安吴浦云(1897—1976),曾任南通县教育局局长,亦能琴。通州档案馆存有其1913年至1972年间的日记,其中保留了不少他习琴、弹琴、教琴的记录。吴浦云虽非梅庵琴人,却与徐立孙、邵大苏、张季雍等皆有交往。

### (三)

梅庵一脉的发展壮大,固然离不开徐立孙、邵大苏等人的热情,但究其诞生之源头,和近代通州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亦息息相关(张謇祖籍江苏常熟,元末迁通州石港,自高祖迁金沙,历三代,父辈始居海门)。概括起来,其功有二:

一是当年王燕卿能留在南高师任教,是受时任校长江谦之邀,而江谦是张謇的学生。当年江谦南京科考落榜,心灰意冷,正是因为张謇的赏识与提携,才

终成一代教育大家。值得一提是,1935年,江谦因避战乱,从家乡婺源来到通州三余隐居数年之久。他将所居之地称为“海滨耕读处”,至今仍存瓦屋数间。

二是张謇所办省立第七中学(即后来的南通中学)、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后与女子师范合并为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皆是徐立孙的任教之地。而徐立孙的学生中,有一大部分都是三校的学生或同事,此可谓梅庵发展的地利之便。

张謇除间接促成了梅庵琴派的诞生及兴盛之外,其本人亦与古琴有着不解之缘。他曾于光绪二年(1876)的日记中,首次表达了自己想学琴的愿望:易云梯(允升)来。易,粤人,工琴,能画兰竹侍女,解吟咏,吐属亦甚雅。沦于下位,与扶鞭卫戟者伍,惜哉!听弹《平沙》《梅花三弄》两阙,指法清越,一洗俗耳。场后拟从之学。

二十年后,因父丧守制在家的张謇致信托友人购琴。又民国十年(1921),川派琴家吴曼阳偶得良木,依《易经》六十四卦之名制琴六十四床,并将其中之“蹇”卦琴赠给张謇(“蹇”“蹇”二字古时相通)。张謇感其“识字晓经训,允今世雅才”,特为其琴斋制铭。

可惜的是,嵩庵先生苦心于自己的实业、教育事业,终未能尽“海上移情”之乐。在筹办南通博物院时,他将自己的古琴与其他收藏一并捐赠。

是稿草成,笔者又将《场志》及其他相关地方史志、笔记,查阅数千,希望能找到当年毓秀结社诸子的只言片语,惜一无所获。某日,不经意间看到《场志》“景岫楼”“扶海冯氏”等数枚藏书印,忽然想到这部海内孤本入藏南通图书馆之前的主人冯雄,亦名列《梅庵琴人传》。

如此说来,唯一一则与古代金沙相关的琴事记录,竟有赖另一位异代知音得以保存至今,大概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吧。

## 历史人物

## 清两代帝师戴联奎又有佚作现世

□彭伟

如皋戴联奎(1751—1822),即戴紫垣,乾隆四十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曾为嘉庆、道光两位皇帝的老师。他一生奉诸葛为楷模,淡泊名利,谨小慎微,不喜著述印书。时至近代,同乡冒广生寻其诗文,未获片言。《东皋话旧》著者周思璋等人,更有评鹭:戴联奎未有诗文传世。事实倒非如此。

本世纪初,白蒲秦镜泽于《如皋文史》(第20期)刊出《戴联奎的七篇佚文》,介绍了戴联奎撰文(重修《薛氏家谱》序)等7篇佚作。后人又陆续有所发现,截至今日,笔者所读刊发戴联奎佚文、诗作各计9篇、15首。不久前,友人钱君知我搜罗乡邦文献,从苏州发来一篇戴联奎佚文。这引起我的兴趣,又有他日所寻诸篇诗文,不妨和盘托出。

新现戴氏佚文共有三篇。第一篇为《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同治庚午年选本《十二种文萃》(六斋藏版)可见。作者署名“甲午顺天戴联奎”;《听雨从谈》记载: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乡试。顺天主考:吏侍郎曹秀先;阅卷嵩贵,字朴堂,蒙古正黄旗人。此为蒙臣典京兆之始。解元戴联奎,江苏如皋人,仕至礼部尚书”。此文应为戴联奎乡试之作。全文围绕孔子育子为引子,诠释《周南》《召南》的育人价值。戴联奎妙笔生花,引来考官好评。如“盖此中具见操持也”处,考官批语:“实从二南堪出修齐之要,神味深厚”;又如“道不以圣凡判也”处,考官又批:“针对伯鱼立论于题义分外精切。”文末批语,满满赞誉:“精理为文,秀气成采,深得先辈炼意、炼局、炼句、炼字法。”佳作如此,赞誉如许,年纪轻轻的戴联奎怎能不高中解元呢!

第二篇是《〈四中阁诗钞〉序》。《四中阁诗钞》刻于嘉庆年间,著者黄立世(1727—1786),字卓峰,号柱山,山东即墨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历新宁、潮阳等地知县,著述有《柱山诗话》等。戴联奎受其子之邀,为诗集作序。序文肯定黄立世诗作:奇气涌出,千态万貌,如乐出虚。序文出彩处是戴联奎引经据典,抒发己见:作诗要有突破,不为格律所困,应广泛游历,有感而作,才是发自内心的篇什佳作。

第三篇是一份联名奏折(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庆桂等为遵旨察议伊昌阿妄行条奏事奏折),此文录自《清代长芦盐务档案史料选编》,写于嘉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09年1月7日)。彼时,戴联奎已入仕途多载,从政经验丰富,处理事务十分老练。他维护国家利益,关爱百姓生活,上书嘉庆,反对伊昌阿请将山东境内的两个运盐关口合二为一。这份奏折的存世,展现了戴联奎的政治才能。此外,又查《天津老城厢大宅门实录》,戴联奎又为沈世华撰写墓志铭。铭文等记载,沈世华(1715—17900),字德三,号影村,少贫,自学补府学生,任县丞等职。《天津老城厢大宅门实录》未录铭文全文,甚为可惜。

戴联奎才华横溢,他也参加雅集,而且品位很高。松花砚稀有,乾隆与王杰(状元)诸臣就有诗歌唱和。嘉庆也与众臣合作《盛京风土联句》,重臣穆克登额(任左都御史等职)有言:既瞻滹沱方輿胜,戴联奎联有:载咏充盈土物藏,参草含英采遽谷。松花孕石佐文房,探渊得宝珠冠饰。

戴联奎还善于作对。《滑稽联话四种》录有一则趣话,直隶正定府属十四州县,有好事的人在州县名后各加两字,如正定将军等,均如小说中的绰号。戴联奎听后戏集一副妙联:公子何翩翩也,喜仙官暗系赤绳,于是夫人议婚,老人主盟,彼童子无知,但凭使者行媒,聘定藏娇公主;大帝其巍巍乎,赖丞相借筹玉箸,因而客人享利,道人服教,虽草寇窃发,可卜将军报捷,削平恃险大王。

戴联奎还工画,鲜有人知。《全清词》中录有严烺,即可为证。严烺(1764—1819),字存吾,云南宜良人,嘉庆元年进士,官至湖南、甘肃布政使。他为老师戴联奎画作题词《凤凰台上忆吹箫·题戴紫垣师(藕花妓船图)》:白傅多情,藕塘十里,画船双载娉婷。羡风怀雅称,仙骨天成。坐拥碧天香海,抵多少、人月双清。箫鸣处,几声檀板,一阵歌莺。分明。这番着想,浑不是琵琶,江岸初生。笑后堂丝竹,空自纵横。争似绿杨小艇,消消暑、烟水方生。天风起,花枝照人,何异蓬瀛。

上述诗文对联,充分彰显戴联奎多才多艺,尤其是他的诗文作品,可谓妙笔生花,文采斐然。由此,笔者所见戴联奎佚文、诗作、对联各有12篇、16首、1副。希望日后有缘再见戴联奎佚作,编辑一卷《戴联奎诗文集》。

下图:戴联奎旧作书影,戴联奎像



## 包场旧时筑泥龙求雨

□林炳堂

旧时夏秋季节通东地区经常干旱,当时也没有抗旱的机械设备,依靠人工抗旱实在是杯水车薪,难以缓解旱情。不能眼看地里庄稼因干旱枯死,造成绝收,农民只得求老天爷帮忙。海门包场镇旧时就有筑泥龙求雨的习俗。

沟河干涸、田地龟裂、庄稼枯萎,如再不下雨,眼看就要颗粒无收。四乡村民心急如焚,别无他法,只得祈求老天爷保佑,消灾降福。于是,由乡绅牵头,集资筑泥龙,祈求龙王王爷开恩降雨。

人们动员起来,在那干涸的河沿上,用搅粘的黄泥垒成一条长长的泥龙。再选用特大的河蚌壳,粘贴在泥龙身上,装饰成龙背的鳞片。泥龙的腿爪则用大小均匀的文蛤壳作鳞片。用灯泡装成龙眼,用稻草和麻丝扎成龙角,用白麻做龙鬚,再涂上色彩,经过艺术加工,一条神龙活生生地横卧在河沿上。接着,在龙头处请上龙王纸马,焚香点烛,跪拜祈求。与此同时,挑选出的几十个十二三岁、身体结实的男孩,光着涂满淤泥的身体,只露出两只乌黑的眼珠,披着短发,扮作“落水鬼”在干涸的河床上爬行玩耍。他们或躺或爬,嘴里还要发出各种怪叫声,场景甚是恐怖,令人毛骨悚然。此时,四处锣鼓声、鞭炮声不绝,村妇们结伴来到庙里烧香许愿。小镇的店铺前还搭上凉棚,摆上桌凳,焚香点烛,并请和尚道士诵经祈祷。人们以此来祈求龙王王爷开恩降雨,解除旱情。然而即使如此,老天爷往往仍不“动心”,早情持续。等到多日后终于降雨了,众人还认为是老天爷开恩造福,又请来戏班,在庙前广场演还愿戏又是三五天,以感恩老天赐福。这种劳民伤财的愚昧做法非但没有丝毫效果,倒让一些组织者趁机从中捞取油水。